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九

華亭

宋徵壁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開公

盛翼進隣汝

徐桓鑒惠朋叅閱

胡祭酒集

序

胡儼

送趙季通調北京國子司業序

國學

師道之不振久矣。至元爲甚。余聞諸鄉先生云。虞文靖公嘗言。初元之建學也。自許文正公。是時風俗簡

畧人材樸茂文正因時立教一時士類多所造就許公歿而學政寢弛師道日廢及吳文正公來爲監官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又以浮議鼓扇公遂不愜而去他日有戚里爲司業者諸生羣然舉張子過此幾非在我之言爲問戚里出倉卒未能卽對連曰幾非諸生遂以此語榜其座繼而魯公子輩與虞公來掌教事始教之日諸生有寫東坡洗兒詩于行舍壁間詩中有愚魯二字意蓋含誚二公也其驕蹇傲誕類如此可勝道哉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膺

君師之任，深知其弊，故於建學立師，凡若此者，一切  
禁戒而痛絕之，本道德以爲之訓，通典禮以爲之法，  
嚴教條以示之約束，品節防範，周至詳密，俾過不及  
者，一歸于中正，故爲師者，得以振其紀綱，爲弟子者，  
得以安其禮分，數十年間，名卿材大夫士，彬彬間出，  
而人材治效之盛，邁于前代遠矣。皇上聰明睿智，  
治定功成，首幸大學，御筵講經，文武就列，環橋門觀  
聽者，動以萬計，聿新乎文教，光昭乎鴻業，繼志述事，  
又有以超軼前代者也。天台趙季通先生，于時爲博

士嘗被恩榮矣。今以司業調北京。胄監掌其監事。登  
圖書于舟。遂祖饌于道。六館師生送之。江之泝有楫  
而言者曰。司業往矣。公可無言乎。余曰。趙先生之德  
之才。聖天子所簡拔。人之所共知。何待言耶。雖然  
余又嘗聞昔安定胡先生掌太學。以法度檢束士。初  
其徒少能安之久。乃化服。數百年間。士君子論能振  
立師道者。安定其人也。故君子所爲不求近效。當要  
其成。要其成。古有其道。古之道亦曰嚴師爲難。師嚴  
然後道尊。先生持此以往。鑒前代之所失。體 皇上

之至意遵 太祖之成憲與其君子日從事于詩書  
禮樂講明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振起乎  
斯文以淑諸人以行諸世庶上不負君命下有以慰  
士子之心先生往矣余日望之

金諭德北征詩集序

北征扈從

廢中所見震服春秋勳記者漢武帝齊太宗

永樂八年春二月 聖天子親駕北庭御羣帥以統

文皇帝亘古今以來惟有三年可指當年侍從之臣

六師問罪索虜維時扈從之臣妙選將相大臣暨文

未得相如子雲首為編得共其也

武之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與學

士胡公庶子楊公實在帷幄秉代言之政儼與戶部

尚書夏公時被命爾北京鑾輿之發拜送于郊見吾  
幼孜烏帽貂裘腰弓服矢馳馬於屬車萬騎之中莫  
不壯其志而榮其行也及皇師滅虜而歸幼孜乃  
出示北征詩集屬予爲序余誦之凡若干首道路之  
所經風氣之所接山川關塞之所登覽雲霞草木霜  
露晦明之景與凡師徒之次軍容之盛既得以吐其  
奇氣見之咏歌矣至于沐道德之光贊謀謨之密親  
際風雲之會而發揮乎敵愾之氣詞雄句傑富麗鏗  
鏘有以遠揚天聲如金鐘大鏞震乎寥廓之外而光

前振後者有非他人所得與也。故是編之作。非特寫一時榮遇而已。蓋將紀千載不朽之盛事而傳之無窮焉。幼孜之志亦或在此乎。後之覽者。固將有得於斯文。敬序以弁其端。

友桐軒詩序

鼓琴

金川之玉峽。毛咨詢其先吉水人父省夫爲陳氏贅壻。始徙今居。咨詢性嗜琴。以友桐名其軒。今年秋領鄉書。將之京。求賢士大夫之賦詠。先余爲之序。夫琴者。古先聖王之雅樂。君子無故不去。蓋取其中和之



音養吾中和之德。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格神人和。上下移風易俗。合于八音。宜乎君子之所尚也。余少時亦嘗從事於斯。承顏奉歡之際。先祭酒公聽之。嘗曰。吾聽白雪。有八荒無塵。萬籟俱寂之意。聽春江。有波濤浩蕩。魚龍鼓舞之勢。聽歸樵。有伐木丁丁。山鳴谷應。野猿幽鳥之音。聽佩蘭。有楚江湘浦。和風麗日。幽人詠士之興。聽夢蝶。有蘧蘧栩栩齊物之心。聽御風。有憑虛欲仙。冷然善之感。於離騷楚歌。則如逐臣慕君。勇士赴敵。慷慨不勝其情也。於長清短清。則如雪

天清曉。風鼓瓊林。鑑鑿之振乎寥廓也。於水雲則有  
擊空明。泝流光。放棹滄浪之樂。於大雅則黃鍾一鈞  
始終條理。有太羹玄酒之味。獨於秋鴻。如萬里關山。  
黃雲白草。銜枚入塞。風迴電馳。霜降水落。月冷江空。  
團沙依渚。嘹嘹嚶嚶。顧侶呼羣。超然遠舉。而琴於斯  
爲盛乎。又嘗承乏禁林。得侍太宗文皇帝。於武英  
進講之餘。帝命出響泉。親鼓南熏之操。繼之以猗  
蘭之曲。和鳴蕭雍。宣暢道德。游魚出聽。於金河。龍騾  
仰秣。於天廡。感通之至。鳳儀獸舞。品物咸遂。于今三

十餘年矣。儼自嬰末疾。手足不仁。每對桐君。不能一加指於冰絲之上。追憶君臣父子之間。悵然今昔。不覺涕淚之交零也。咨詢以英妙之年。得琴中之趣。而又取以爲友。迥然拔乎流俗矣。

胡忠安奏疏

疏

胡澂

論虜情疏

虜情

昨譯出瓦剌番文一道。令臣等詳議。以聞觀其語意。專在求討使臣。以爲久遠和好。彼雖譎詐。未保其終。

然始則奉送 上皇，今又還我制使虜使絡譯乎道，駝馬迭貢于廷，其歸向之誠悔過之善，亦有不可誣者。夫厚往薄來，致治之常經，今彼使再來，此不一報，似非所謂厚柔遠也。往年土木之事，爲臣子者罔不痛心切齒，皇上所以拳拳宵旰不能忘也。然在邊無儲積之素，在野有奔亾之憂，所謂將軍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心者也。邇者邊報稍息，無一人敢言戰者，甚至張惶失措，此係國家安危之大計，伏望 皇上愍邊境之艱難，生民之困苦，仰惟宗社付託之重。

俯詢遠人歸化之誠。量遣使臣往伸和好。仍勅在京總兵等官操練軍馬。修飭器械。嚴切守備。庶得在彼無可執之詞。在我有預爲之計。

攢造黃冊事宜疏

攢造黃冊

天下區籍之類。世民無世業而逐才者。衆流爲飢寒起。爲盜賊。比故也。自在撫。之耳。立禁。雖嚴。終歸無益。然三代而後。詳言之矣。

今天下攢造黃冊。宜清理戶口錢糧。比間各處逃民。有倚軍衛屯堡。及藏匿別府州縣。不回原籍者。請調列榜諭。務在遵守。違者必罪不宥。一各處人戶。或充軍役。并有垛集充軍。其戶下人丁及貼戶。畏避原籍糧差。匿于衛所屯堡者。所司挨查申報。上司照名行

取都司衛所占愆不發者令撫民侍郎巡按御史具奏拏問一南北二京富戶倉脚夫等役于京城居住者多有逃回原籍及避他處應天順天二府卽查究挨捕若親隣里老舉首及自首者俱免罪或知而不首及占愆不發者逮問如律正逃者發口外充軍一各府州縣頑民往往逃避地方該管官務究所逃地方設法招回復業善加撫恤不許生事擾害一各處若有豪戶及官員軍民之家衛所屯堡隱藏逃民許其首送發回俱免罪若隱蔽及占愆不發者逮問如

律一但有遷民及自願爲民并爲事發爲民在逃者所司申部挨拏如有容隱不行首官發遣者拏問如律一各處軍衛有司常宜省諭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係他處人民卽報官拘審發回原籍若縱容不舉該管旗甲親隣里老俱坐以罪一逃戶彼處產業已成而原籍委無可倚或年老殘疾單丁力弱路遠不能回還或原籍有人而戶下子姪出贅他處或安于生理不願回者許于所在有司供報原係軍民匠籍行查果無違碍就彼入籍若來歷不明并

原籍尚有產業，丁多力壯，路近可回者，不許一槩收附。變亂版籍，一逃戶復業之後，有被人侵占庄宅田地，卽與追還，牛具種子，或有未備，必相周急。若鄉里豪戶，仍問取索私債，并所司不加撫綏，許撫民等官拏問，仍杖限責令招回復業，一行取逃民及軍人隱占戶丁，有司里老照冊挨查，仍申上司及撫民官巡按御史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立案拘取解還，如容隱不發，通行糾舉，仍于宣德六年終各將已取逃戶口

數奏聞，一軍職官有陞調改降及罷職充軍者，原任



家屬居久成業，或墳墓在彼，及文職官在任病故，并爲事等項，家屬不能還鄉，或葬父母于彼，守墳住坐者，許于所在入籍，納糧當差。一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布政司，所屬逃民數少，俱不添設官員。其三司并衛所府州縣及土官衙門，凡遇行取逃民軍人貼戶人丁，并本處人民有逃他境者，俱照前例施行。一天下攢造黃冊，各該衙門將所管人戶丁口錢糧逐一清理，不許朦朧失實，違者究罪。

僧道度牒疏

僧道度牒

洪武間天下僧道給過度牒者令僧錄司道錄司造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卽爲僞冒迨今年久前令寢廢有亾歿遺留度牒未經銷繳爲他人有者有逃匿軍民及囚犯僞造者有盜賣影射及私自簪剃者奸弊百端真僞莫辨乞自今以後給度牒者仍造冊頒行天下寺觀以防奸詐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本 夏允彝瓊公

何如召祖燕參閱

黃忠宣文集

書

黃福

與廣西思明府知府黃廣成

協討安南

區區安南，卽古交州，聲教之所素及，梯航之所常貢，隸漢九郡，置唐五筦，後雖叛服不常，篡弒相繼，宋因

循而不取，元姑息而外置，然偏師一出，闔境弗寧，或納款軍門，或遁潛海島，子獲洪真，弟降益稷，頑夷傾覆不絕者幾希，是知取之不難，而削之甚易也。今

聖天子體堯舜之仁，邁湯武之勇，薄海內外，罔不臣

服，蠢爾黎蠻，負固恃遠，自爲弗靖，廢厥職而久蓄陰

土官協力也

此初次出兵檄

謀，弑其主而敢爲首惡，覆人宗社，奪人爵土，僭號改元，作威作福，數其罪不止一端，究其由亦非一日，民怨旣深，天討不容，朝廷于是出弔伐之師，爲興繼之舉，戎事之大，需用必多，爲不可勞民遠供，特就用

于近境爾思明列大邊藩密邇交土。侏儻相喻。有無  
一論土官同宜明也如此懋遷未必無不可爲鄉導之人未必無不可爲行間  
之士儲積有日。備禦有方。府之富庶。孰有大于爾者。  
涉獵經史。作爲文章。禮士夫。善騎射。隣土賢之。僚屬  
德之。守稱得人。孰能出爾右者。心一或盡。事罔弗克。  
使兵或不集。則曰。今不我行也。糧或不足。則曰。民不  
我信也。箭藥不備。則曰。我法未施也。交謀未獲。則曰。  
我計未奇也。如此而存心。則爾之心盡。臣之職修矣。  
天兵南下。交土悉平。彼外侮旣去。爾邊氓獲安。將見

民社之寄。勝珪組之胤遠矣。他日太史公大書曰。某年征安南。安南悉平。思明知府某從征有功。表白如此。錚錚然。瑩瑩然。在人耳目千古之下。仰如一日。真奇男子也。不亦賢乎。閣下返旆之後。豈期餘孽乘間屢犯吾疆。張威肆侮。一至于此。上勞宸慮。再遣偏師。致我閣下。復有此行。此皆承宣未至。守禦無方之所致也。來書諭意。斷不妄及。今大軍再至。聲勢非常。料彼逆賊。雖相魚肉。乘人之利。其勢尚銳。我軍遠來。舟楫未多。殆不可輕視。然以總戎之英武。士卒之奮勇。

區區之賊，曷能逆我籌算之外哉。不爲帳下所執，必有海外之行。雖然，平賊若易，而招民爲難。招民雖難，而足食爲尤難也。

與本司右叅議莫勛

交人歸化

閣下炎阪一布衣，有志學古人。在陳黎十數年，不啻

自交南屆後一時人物皆湮沒不復存錄惟貴公

若盤泥之螭，栖棘之鳳也。天兵南下，海徼一清。閣下

識順逆，知背向，執義旗，從義師，遂成區區之功。聖

天子一視同仁，見賢必用，于是得脫虎狼之口，大際

風雲之會，交趾旣平，置府州縣，總以布政司，閣下出

裸跣之鄉。入都會之地。沐寵渥。授重寄。拜叅而回。榮亦極矣。簡定再亂之日。棄冠履而弄戈矛者有之。執竄竄以賣蠻酋者有之。其如疾風之勁草。盤根之利器。爲有邪。爲無邪。而閣下獨仗一段義氣。一片赤心。入而談禮樂。出而力招徠。諭民而民循。殺賊而賊敗。兵少却力。猶能支身被創。志猶不屈。卒能收功古隴。著績轅門。此皆天人相協。忠孝所致也。亦豈偶然哉。他日由斯而見元戎。由元戎而達諸天子。銘彝鼎。被絃歌。蓋不汝釋也。今總戎諸公。大率軍馬。水陸並



進破賊子下黃江收盤灘數十萬之雕題敗之于一

其雖向化本是士人黃公恐其一旦

旦何其易也方今東哨雲屯西通清化中駐重兵嚴

推足放以大軍聲威勉之

號令明賞罰秣馬厲兵招亡納叛開不殺之門行子

民之惠是以民望俟蘇保抱携持無遠弗届革舊滌  
之汚布維新之政在此際也不審閣下知之否乎人  
回以此告報其亦以此事爲事以此心爲心益盡忠  
赤以行所學毋自滿假以移雅操勉旃勉旃幸勿自  
畫。

奉黃都督中公

交事

人來審知勞心焦思訓兵保民出私藏以濟人廣軍屯以養士使彼一方咸賴以安數萬之賊不敢輕犯良由閣下之在彼也雖然用心軍民固亦至矣猶有所未至者雲屯至升華皆交趾也今而清化以西滇又平順皆爲賊有賊恃勃姑爭江僥倖之勝益肆猖獗而我軍自英公回後未嘗一行其志向雖遣胡彥臣等入貢不過佯爲降附而陰爲圖復獨幸朝廷推赤待人信而無疑旣施之以莫大之恩復授之以非常之職謂不滿其所望不可也獨彼蠻情譎詐恐

違 朝廷至誠愛人之意而復有覬覦也。觀今所奏  
總戎一書可知。大槩且拜官謝恩奉詔送使禮之常  
也。今而如此不知彼賊意之所向計之所出果何如  
哉。胡彥臣到彼又不知計較如何。大人宜多選人探  
聽并遺書催促。庶降附真偽就職果否。可知其然。噫  
賊之爲害如此。計畫如此。譎詐如此。果何法以制之。  
其勢過于文吏也

閣下提兵有年。以此蕞爾之衆。數年不得殄除。第恐  
日過一日。師老財殫。誠非細故。今英公垂至。聲勢非  
常。閣下宜以彼中事體。賊之動靜。及吾施設之宜。決

勝之計，悉白之以裨其畧，早除餘孽，以濟夷氓，豈不美乎？誠如是也。功業之就，豈可與守清化同年而語哉？吾小子才力綿薄，大道不聞，治體不知，叨蒙重寄，日惟愛懼而已。

復陳貳卿

交事

愚嘗以事勢料之，英公出師兩回，首賊咸獲，交趾地，方四五年來，兵民懷畏，草木知名，今陳季擴所擁之眾有數，所據之地不多，特以舟楫輕便，出沒易爲，兼我見駐之兵爲數如此，是以賊得延舛。至于今日，始

而遣人入貢，實無誠心，不過欲老我師，而陰爲求全復舉之計。朝廷推赤待人，施曠蕩之恩，授不次之任，并以來人勞之使回，復以明詔大赦其罪，恩至渥矣。彼復何辭哉！此回不來，是彼自絕，吾軍終不已也。必用合進水陸並行，事勢至此，彼將奔走不暇，更敢發一矢哉！于是駐軍于演叉之地，取給于附近之民，分兵搜捕，席卷長驅。將見彼賊無寄足之地，而謂有生路哉！群醜之獲，于是不誣，愚料如此，不知大人妙算何如，惟冀熟慮，使一舉事定，不勞再舉可也。諭

選辨者而往，徧詢于衆，不過守一官盡一職者耳。至于軍國之重，何能知之，不敢輕率發去。龔指揮擬于今日回，適有黃都督差人送陳季擴一書到，今將此書并三月間所奉之書抄白全文隨此奉去，伏冀詳度。

以戰守之議奉陳貳卿

交州戰守

大人君子，凡有所爲，必有所慮，作于始，必慮其終，謀于外，必慮其內，苟無遠慮，必有近憂，且賊帥等輩，水土之服習，舟楫之便利，不結巢以召攻伐，不迎戰以

按勝負移人畜于彼險遠之所。就糧食于我復業之地。我出彼入。我東彼西。使我奔赴之不暇。保障之不便。我軍日疲。我民日弊。此其長也。賊計如此。而不熟慮可乎。今我內無倉廩之實。外無藩籬之固。我若遠舉。守或不嚴。賊一伺隙。乘虛而來。江海相連。千里一碧。風帆之捷。如蹈無人之境。爲害之大。又豈前日可比。今雖僉議一軍專守。一軍前征。似爲長計。但恐我軍一出。彼必空壁而行。旣不可窮追。又不宜深入。若果勢不容已。恃勇携衆。長驅而前。彼必併力。來擣我。

虞而我守軍一戰而還。可爲全美。倘不能支。縱得報  
通。星馳來援。則亦緩不及事也。使不遠追。則無以成  
功。哨則不能糊口。于此之際。則將進乎退乎。欲剽食  
于沿海之居民。則民心怨而恩信虧。欲旋師于交趾  
之壘。則倉廩虛而軍士餒。事勢至此。誠爲兩難。古人  
以戎爲國之大事。可不慮乎。向承下問。雖已言矣。言  
不見聽。聽而不行。與不言無異。今觀事勢如此。雖未  
辱問。爲此積慮。自不容默。爲今之計。莫若將征守之  
軍。通取見數。相地衝要。量撥軍兵。或城或柵。俱爲守



就就于所在沃野。儘力耕種。內選官軍土兵之精銳者。船隻之堅利者。各得二百餘艘。官軍土兵相參。一元戎統之。沿海上下。往來巡哨。遇賊卽擊。俾勿輕入。以犯我境。布置既定。我守兵無戰鬥之勞。我居民無剽掠之擾。專治鎡鋸。盡心畎畝。限至西成。如數而入。計我軍之所屯。兼有司之所徵。鹽商之所中。今秋所得。不下十數萬餘。我食旣足。我守又備。彼賊擣虛之計不行。資我之糧。不得風濤洶湧。舟楫顛危。可恃久○若○窮○促○之○後○賊○情○必○然乎。彼旣自疲疑忌。必作自相魚肉者有之。各據便利。

者有之。待至于此。然後我以厭飫精銳之衆。討彼烏合疲弊之徒。得時乘利。鮮有不克。若計不出此。惟務速成。欲脞渠之衆。一鼓而成擒。交趾之地。一戰而永定。戰之利。卽用班師。不勞再舉。愚雖不敏。未敢計也。

奉陳貳卿

交州戰守

區區厠諸方面。碌碌庸庸。量力旣無所握之衆。論謀又無一得之。愚惟以倉廩不克爲懼。盜賊不息爲憂。編氓不安爲慮也。今而治外者有英公桓桓之多。守內者有黔公赳赳之衆。內外相資。謀爲停當。以吾榜

散何容咨焉。故自奉書之後，一無所陳也。但報聲息  
理糧餉而已矣。且守之之法，必立營以爲根基，發哨  
以張聲勢，庶使賊人遠遁，不敢近侵。若顧首顧尾，或  
去或來，使賊有可乘之機，民有被賊之擾，大爲不可。  
然地方廣濶，海口數多，守此失彼，應東悞西。論至于  
此，亦有難處，不可以言盡意也。近來黔公比之向日  
病稍減輕，雖已視事，猶不勝衣。聞欲勉強于七月初  
三日親率大軍下哨，未知果否。土兵種屯，委官各得  
一割，倚仗之力，重若萬鈞。今而又容緩造船隻，先力

屯田亦吾輩與土官朝夕之所議說也。此帖一臨。若合符節。尤大有力。述兵不拘原榜之例。區區亦同此心。將征者糧差量除。屯者糧差全免。述者許卽赴官首令屯種。不許搜罪。今奉鈞諭。如出一口。吾榜行之益壯且信矣。此目前事也。請以戎事論之。今觀帥容之黠猾。利我兵分。以乘我虛。以掣我勢。今征守各任彼已。不得行其策矣。雖然帥容之黠。不爲守不爲戰者。向以我師遠舉。內而無備。彼賊得行其擣虛之計。今征守雖曰各任其事。然不過爲聲勢。以自守爲

表裏以相資而已。若謂征者策馬鳴戈以陸行乘風鼓柁以水戰。入演又擣化州覆彼巢。掣彼勢。因糧以爲我食。招民以爲我用。長驅直入而無後顧者。不知果也否乎。若謂守者大發舟師沿海上下。乘風隨潮。聲彼擊此。出大全。駐閩汀。哨禁海。過太平。出沒如神。使賊不得知我之虛實。探我之向止。使各海口皆有守兵。海外賊船無一楫入。境民得安業。軍不廢由。不知能是。否乎。征者旣不可深入。以遠成功。守者又不能全美。以保無虞。向已面談其事矣。今前軍動靜。莫

知所以。余姑料之。彼賊固無迎敵之勢。我之土兵。有  
遊回之聲。雖云糧有所獲。但可給我軍而已。交趾之  
眾。想不得遠濟。事勢如此。必欲深入。以速成功。誰敢  
中遏。但恐土兵多懼。遠出益以逃散。損我軍聲。莫若  
將土兵人船。擇其堅大者。留爲向導。以助聲勢。餘悉  
放回。就將哨回用剩之糧。使之儘船帶回。納交趾官  
倉。兵守本處海口。仍令預爲來年夏田。此戎事之一  
端也。我軍若佯爲深入。實不遠行。以修船之故。而欲  
速回者。但一旋營。難再輕舉。終不可坐而度日。若以

屯則時非所宜。以食則倉無所積。事至于此。不知閣下何以處焉。今余料之。莫若駐軍于清濱上下。搜其盜劫。招撫人民。爲久駐之勢。我得食而厭飫。彼生疑而狼狽。擣虛之計沮。擊我之勢失。而我待至秋深禾熟。暑退水乾。乃取彼糧。以入我舟。聲言追賊于下流。而遂班師于交趾。然後徐議進止。若欲以彼賊不與戰之機。以我軍不可分之勢。上聞請益。止與黔公約哨海上。一言而決。蓋不必直在交趾也。理固不殊。事難遙度。倘有可乘之機。有可擊之勢。則又在明公臨

事好謀而已矣。

荅陳貳卿

交州戰守

書中所喻必行之事，其目有六，此皆公相平昔之所用心，豈待今日而始注意也，而猶披瀝中誠，謙撝下問，輒忘固陋，謹布愚誠。夫効謀効力，得土得民，鎮之以武威，綏之以文德，治自古昔，豈惟今日，况交州至生蕨清化，及于九真，演又達乎新平化州，海口風濤，山林瘴癘，迢迢數千里，殆不可以近地目也，若以謂恤我軍力，不可以有用之軍，而守無用之地，惜我人



才不可以可使之才。而治不可使之民。以演又新平  
爲凋弊之所。升華順化爲寂寞之地。置于度外。屬之  
隣封而止。清化以裏。量其要衝。添置衛所。經營舊疆。  
此非君子遠大之言。開拓疆宇之事也。若盡驅其種  
類。實我近境。悉夷其城壘。虛彼遠地。則又非仁人君  
子之用心。弔民伐罪之初意也。愚以謂旣得其地。必  
○厥○後○交○南○之○叛○亦○以○中○國○守○兵○少○不○能○控○禦○耳  
保其民。欲保其民。必守以兵。爲守之道。豈有他圖。必  
也。自演又至于新平。由新平及于順化。量其山海之  
要衝。度其里路之遠近。當置衛者置衛。可立所者立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集

交州戰守

十二

平露堂

三百九十七

所多撥守兵。悉令足伍。又必漢與夷等。俾總握者得人。星羅棋布。務聲勢以相應。撥此間流土官。同彼處舊酋長土官。就治于有民之所。流官遙治于駐兵之地。仍擇有智識有力量都司官三二人。布政司官一二人。置于乂安。總司控制。徐用官兵。叅彼土兵。以巡沿海之盜。就運東都之糧。兼行守哨。樽節食用。待其民情既定。治道頗張。將所在官軍。專爲操守。以示全盛之武威。留守土軍。分撥屯田。以爲足食之長計。任土人之勞。養我軍之銳。食足兵強。何爲不可。誠能如

是久而不更。四三年後必有可觀者焉。苟或不然。而

文向非平定之。致而安撫之。難使解如黃公之策。

惟分此間之土官以治彼處之民。留此間之土兵以

又何必割而棄之哉。

守彼處之地。乃一時之苟且。非長久之治安。則他日

又不免有如阮帥者作也。但所有地方廣濶。合守去

處衆多。又恐我軍有數。而或分守不敷。識時務之偉

人爲利便之長計。則又在總戎之與公相。精思熟慮。

處置得宜。不待區區遙度而膚料也。如解魁渠。除尤

惡。乃握兵者當爲之事。亦何待他人言耶。運糧民去

久不見回。非惟悞農。抑恐失信。宜待以寬。俾蚤回爲

幸、

奉守又安徐憲副奇齋

交州臬司

愚嘗謂又安民物繁阜水陸要衝爲升化之根抵清  
演之門屏蓋不可與他郡槩論也所以鎮之以方面  
官員守之以衛所精銳故論議而上有人經營而下  
有力獨彼落落者慮不出此而區區于他圖亦何能  
免公論之皎皎脫天網之恢恢耶吾之所以扼腕而  
切齒者此也幸而吾友今有是行知其有爲喜而不  
寐下車之日撫軍恤民令行禁止去因仍苟且之費

得辭受取予之宜左袵者近悅遠來，傍觀者包羞蒙垢爲海西一道之福，交南三司之光，低頭拜東野，舍我其誰哉。吾三司之官，同稱方面，而不知按察司者，又責任之重，不可與二司同目也。何者，上爲萬乘之

是時外臺之權正重

耳目，視欲明而不蔽，聽欲聰而不壅，下爲百司之繩鑑，分人曲直，別人妍媸，大而發人奸，擿人伏，削人爵，奪人權，何事不可預，何爲不能成，斯固吾官之能事，然亦職分之當爲也。今有可爲而未爲者，又不可不以告也。蓋民之所藉者兵，兵之所仰者食，又安積糧

二十萬斛而乃置于下濕之地。雨作而勞疏殺。河溢而督隄防。其能不滄浸而漂流者。僥倖爾。元戎今有鈞刃而閤下。又能見義勇爲。使有雨水。可保無虞。不特此也。城池之未高深。郡邑之猶貪鄙。人有流亡。鄉無絃誦。營而私販者公然。盜而寇攘者。旁午。避役者。輻輳于豪右。乘勢者毒螫于貧窮。悖犯禁條。蓋不一也。閤下于此宜皆有以處之。不待予之喋喋也。倘有執故態。蔽憲章。出無稽之言。沮有爲之志者。尤當面叱其非。而責以大義可也。

奉總兵官英國公

交南善後策

交陞平定以來，入年之內，已有三變，而兵亦三加矣。  
○此○交○南○終○叛○之○本○也○

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存，簡定雖去，而季擴在。今季擴既擒，帥

鎔景異之徒，又以悉在網羅，而無漏者，似爲無事矣。

○黃○公○益○先○見○前○深○慮○之○矣○

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何者

陳元楷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

焉知不能爲簡定季擴之續乎？僞官頭目今雖降附，

待之爲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爲阮帥景異之亂乎？今

成功之將在斯。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爲守官。不于此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而乃亦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條陳。尚冀采擇。幸寬狂妄。

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趾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又新平順化地方。又濶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止以土兵者。若謂羈縻于一



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信也。○總○戎○俱○備○大○  
○是○失○策○  
鎮守猶爲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俘獻未至京闕，而  
警報已徹。聖聰矣。乞蚤圖之。

一交趾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  
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煩兵屢舉。  
今事故之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仄之民，  
而以舊日所遺一分之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  
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後艱。今將各設衛所去處  
開列于後。

演又一帶 黃江上下 太平等處海口 譚舍

江 銳江 魯江 馘子關 廣威太堂等處

靖安州萬寧等處 太原府富良等處 鎮夷關

等處 海潮希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  
爲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  
令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  
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石廩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

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于誰？莫若于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于臨安府、塚集三所民兵，立一衛于歸化州，如潼關、澤州、犬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地方便益。

一丘溫坡壘，隘留三衛所，原塚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于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于丘溫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集 交南善後策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便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強弩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卽今田州府知府爲事發隨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于鎮夷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撥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

摘一所于萬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  
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于用人許將各處人  
民聽役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于奉命無敢有  
違有徇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讐捉去耆正吏卒者有  
全縣之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克  
兵及單丁貧窘自克一兵者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  
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歸併因循苟且至于今  
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籍屯田者糧徵不足

荆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  
法廢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令都司布政司官嚴督  
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  
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當實丁多  
者爲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塲若干土兵，然後  
照數彙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  
共之，官不許選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  
卽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專  
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伴當，亦如舊例，就

于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文冊，三司各收一本照証，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閱，不許廢弛，如此庶便。

一各處僞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出降，此等反仄之徒，宜爲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于閑散，懷抑鬱抱不平，以貽後患。

序

送英國公班師凱旋序

平交主帥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集

卷之一

平交主帥

九

平露堂

三四

南人易叛故英公出而定人而反若常集之或可  
凡人所以能大過人者由其有志也胤戾志在爲夏

至今爲郡我

而觀扈之罪明吉甫志在爲周而玃狁之患息衛霍志于漢而沙漠平褒鄂志于唐而關陝定前輩嘗云有志者事竟成豈虛語哉然志在我而不假于人也惟其所爲也明而不岐故其所之也久而克濟氣不能動人不能奪故無往而不遂吾之志也矧今上有爲之聖君而下豈無有志之臣乎交趾地去中國僅萬里地多山海人尚譎詐近代土酋擅據聲教自由而黎氏之虐又甚我皇上始出吊伐之師以



新城侯進爵英國張公率而討之、公將家子、素以智  
勇稱、以民社爲念、仗鉞南來、不以將爲榮、而每以民  
爲念、乃躬擐甲冑、身先士卒、不逾年、而黎氏父子俘  
獻闕庭、其志蓋可知矣、旣守以兵、復治以吏、遂振旅  
而歸、意必交趾之郡邑、已同中夏之阜安也、未幾有  
簡定者、假陳氏後而自立、海徼雕題應者一日千計、  
侵漁我土、蠶食我民、有犯城壘勢、皇上復命公將  
兵討之、又逾年而生致簡定于轅門、獻俘奏凱、境內  
帖然、公之志于此、又可知矣、是時也、人皆曰、南越從

此無事矣。夫何不旋踵而餘孽阮帥鄧鎔景異之輩。又假季擴爲陳。後隸順化。演又之地。聚寇攘奸。究之人。出沒海口。剽竊居民。害又浮于簡定。皇上以斯民水火之念。再命公討之。賊以罪惡貫盈。度無生計。乃奔于化州。化州爲交之遠州。阻山限海。實不可以他地比。而軍中惑于土人。亦有以不經涉而危之者。公乃排群議。獨以身先。永樂十一年七月。率舟師由海洋抵順化。遂覆其巢穴。奪其舟楫。彼旣計窮。遂大奔散。各爲生計。公與黔國沐公。議棄舟。驥跋履巉巖。

出入林箐，追至邏蠻境，元惡盡獲，乃復下不殺之令。大施拯援之恩，于是簞食壺漿，迎者爭先，垂髻戴白，降者恐後，五府之民，千里之地，不逾旬而悉歸于甄陶之內，然則公之志，至大至遠，爲何如邪？夫陟至險之濤，止至危之地，獲至惡之賊，來至愚之衆，以收至大之功，成至美之名，非志之至遠大者，孰能臻茲，向使持之不堅，期之不遠，旅進旅退，或作或輟，將墮彼計而中途廢矣。又容以志爲言，先輩嘗論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預濬，擒鄭竇，唐勸之長，破懷張

宋青之勇、噫、殊不知一平交趾、三縛渠魁、易草莽爲桑、麻、變雕題爲華夏、藹然禮義之俗、儼然富庶之鄉、豐功盛烈、又豈止于定關中、取江左、區區者同日而語哉、公之志也如此、故其所就也如此、方今唐虞在上、周召滿朝、而公方年富力強、誠能學道盡忠、慎終如始、則將與國家天地同其悠久、俾彝鼎絃歌、銘播無窮、此又公之所當志、而吾所願覩也、故于凱旋之際、不道其別、而惟推其志、公其鑑之、

送莫叅議領官入覲序

交藩入覲

士君子得行其志者，以其有所遇也。是以岐有鳳鳴，而三宅三俊生，洛有龜呈而入元，入凱出，龍飛雲從，虎嘯風烈，是豈偶然哉！永樂四年，交趾既平，居者按堵，降者雲屯，元戎今英國張公體皇上一視同仁

之意，降不殺才不遺，而大叅莫公來在他人之先，而

上人之望

既平交南，即用其人，亦足以保

才能，又出他人一頭地，遂授南策州守。未幾元戎班師歸，乃得從入覲。皇上嘉其俊偉，與其忠誠，遂升今職，大加錫賚，榮蒞藩司，其所遇也。蓋可知矣。惟茲交趾之民，久阻中華聲教，服而畔，畔而服。今已三見

矣。子乃率三府之民兵，守丘溫之重地，制賊而賊膽破，撫民而民心歸。盡藩司之重任，辭不義之候封。忠赤既堅乎葵藿，名譽益著于桑榆。其所遇也，又可見矣。十有三年，盜既息，民既安，中華之治教遠及，南越之夷俗丕變。農桑以勤，學校以興，蔚然有太平之氣象。凡吏于土者，莫不願入楓宸以覲清光。于是率郡邑之衆，吏各以土宜將誠入貢，愚掌藩臬，喜逢盛事，遂拜表以勛入賀。愚惟自古才能之士，施設非難，而遭遇爲難。大叅在陳黎之際，才能無所損，而棲遲不

得用者豈其命之不幸邪。實黎氏之不幸也。今而不  
階科目之勤勞。遂授方面之重寄。展素蘊之奇才。叅  
藩省之大政。弭輕生之盜。安好亂之民。今行禁止。俗  
美風移。俾萬里炎蒸之域。視之如輦轂之下。噫誰之  
力歟。亦其所遇而能然也。其入謝也。陟明之公車服  
之用。畫錦之榮。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所遇之  
大果有過于此者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